忠節錄

忠節錄卷之二

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　附魏澤 王徐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父克勤洪武初由薦辟爲濟寧守學術治行名于一時生孝孺是夕有一大星墜其所自幼精敏絶倫雙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目爲小韓子初入鄉校時見聖賢姓字或良將相形貌即低回企羡有願學之志會克勤被誣逮繫孝孺疏乞身代不報

時翰林學士宋濂以道義文章望重海內克勤于獄中命孝孺往問學焉濂一見大加賞異曰吾閱天下之士多矣而未有如子者也顧肯從我游乎即假館授業克勤尋發孝孺扶喪歸是時濂亦乞身還金華孝孺往來山中四年盡得其所學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及也孝孺顧末視文藝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有三旬九食缾無儲粟者貧豈獨我哉洪武

十五年以學士吳沉揭樞薦召見

高皇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于臣使見

皇太子賜宴故欹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

乃坐

高皇使人覘之喜謂　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

老其才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高皇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

不注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

平足矣　皇太子重之待以賓友遣還鄉孝

孺歸杜門纂述適有佻家獲罪詞連孝孺所
司例籍其家械送闕下
高皇識孝孺名立命釋之二十五年復辟至
高皇方重賞罰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
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
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
仁義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歎曰方先生
古之賢者也爲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故當
時蜀洽依于禮樂諸王莫比焉丙子徵入典

應天試三十一年閏五月

太祖大漸遺令先召孝孺建文君即位立馳驛

召還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日侍經筵備

顧問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讀書每有疑

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

孝孺就扆前批荅時大召名儒脩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會改謹身

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又獻

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侍講學士爲文

學博士郎以授孝孺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
檄皆出孝孺手兵旣渡淮畫策堅守誓死社
稷知事不可爲乃作絶命辭曰天降禍亂兮
不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
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
哉兮庶不我尤初師出北平姚廣孝送之郊
曰江南有方孝孺者必不降殿下勿殺此人
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絶矣北師入京建文君
遜去孝孺服斬衰晝夜哭

文皇召之數四不至使人收之繫獄猶遣人諭之再三不從時將詔諭天下命廷臣舉代草者以孝孺對趣使人召之不至乃使人擁之入既至孝孺悲慟聲徹殿陛間左右禁之莫能止

文皇親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此朕家事耳先生何自苦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文皇曰汝不顧九族矣孝孺奮然曰能殺我九族不能殺我十族復且哭且罵

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孝孺猶噀血犯御座罵聲喃喃不絕磔之聚寶門外至死乃已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鄭先以自

經死悉燔夷方氏墓籍九族
文皇怒不已必欲誅十族乃以門人廖鏞等為
一族誅之凡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謫戍絶
徼者不可勝計孝孺和粹貞亮事親孝處師
友篤恩義宋濂遷蜀孝孺不得與俱為文籲
天願輸壽以延之時閱其遺文談其往事泣
數行下濂没于夔孝孺自漢中走哭盡哀言
於蜀獻王厚恤其家道夔必艤舡哭移時乃
去與郭濬林右劉綱王紳王綺鄭楷趙象王

叔英劉浩葉見太友善晤語遺書必切劘道義其文章議論波瀾大類蘇氏而忠義之氣凛然不可犯嘗謂道之于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儆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十篇以簒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四方夷裔得其一字貴于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

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

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于世其當時孝孺所與游有魏澤王稌

魏澤者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官至刑部尚書後謫寧海典史時方逮捕孝孺族黨澤悉力周旋藏其幼子以故方

氏有遺青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
君恩也後澤過孝孺故居爲詩悼之曰筍
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黄鳥向
人空百囀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
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
重歸華表不勝情聞者無不歸澤之義矣
王稌字叔豐禕之孫紳之子積學能文有
祖父風受業方孝孺孝孺甚器重之孝孺
之及于難也稌周旋其間又與孝孺表侄

鄭珣至聚寶門外求負其遺骸歸葬不可
得坐逮繫獄
文皇念禕忠特宥之方欲向用而稌以疾辭還
金華讀書青岩山下將終身焉稌與童景
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
與同志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
爲行狀以傳凡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黙識
謹藏或可待時發揚于萬一稌遂輯方氏
遺文爲侯城集以傳人咸義之

吏部尚書張紞

張紞字昭季陜西富平人自少勤學勵行洪武中舉明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懿文太子器重之陞通政司左叅議雲南平出爲右叅政陞辭

太祖賦詩二章賜之歷進左布政使紞在雲南最久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紞裁定夷民孚悅遠邇奠安二十六年秩滿入　覲治行爲天下第一

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建文君立徵拜吏部尚書滇人戀慕如失父母屬時更化旁求遺逸日集闕下統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得楊士奇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材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爲第一士奇由是著名後果大用其知人如此壬午六月靖難兵至京討奸黨統與焉及

文皇卽位召統與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並向朕直言

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紞退遂自經于吏部之後堂死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陳迪

陳迪字景道其先寧國宣城人祖宥賢父仲康國初從征有功世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初辟爲郡學訓導嘗代郡草萬壽表

高皇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以通經薦召爲翰林編修陞侍講預修大典轉山東左叅政捕

蝗弭盜民德之丁內艱奪情起復辭不允晉
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
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幣建文君
即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徵迪爲禮部尚書
屬時更修制度詔群臣集議條奏沿革損益
迪議居多四方以水旱聞迪奏請刑獄未清
宜敕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
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逃民家業既喪且
畏公私逋負失今不卹必嘯聚爲患宜使有

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凡二十餘事皆從之尋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兵起與齊泰黃子澄上疏陳大計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任軍權恐損國威時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不入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已即位召迪責問之迪抗聲指斥併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于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嫚罵不已命割鳳山等

鼻舌食迪迪吐之益肆詬詈比死不輟聲人

于迪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

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

二心又有五噫歌並悲烈蒼頭侯來保拾其

遺骸歸葬邑計家橋有宗姻憤迪累已抔其

骨投諸河洪熙初詔釋迪親族戍者還鄉給

產成化初郡人祀迪於鄉賢後郡守涂觀吏

部郎李默謫判寧國置祠專祀郡人私諡曰

靖獻

兵部尚書齊太

齊太應天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發解應天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

高皇禱郊廟太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太三十年擢兵部左侍郎明年進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太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自是益承眷遇閏五月

太祖疾大漸將傳位皇太孫太受顧命輔之時
諸王皆尊屬擁兵專制地逼勢嫌太恐一旦
闇宫車晏駕將爲窺伺或托奔喪爲名擁衆
來京朝廷不能制乃與太常卿黄子澄進議
詔止諸王哭臨本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
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悦謂此齊尚書間我也
文皇時自燕入臨至淮安太言上急出勑符勒
歸國疑隙益深太嘗使北平厚賂太太受而
歸請爲兵費建文君益倚重太太憤宗戚權

重而朝廷勢輕日思所以裁抑之乃與子澄
畫策凡親王有罪輙除國故周齊湘代岷相
繼罪廢及靖難兵起太主征討之謀命將出
師多其籌策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
度處便殿弄柔翰而已閫外事一以付太太
遂移檄指斥削屬籍或難之太怒曰名正言
順敵乃可服北兵遂首以誅太爲名上疏請
發奸臣齊太黄子澄等與臣訊究陛下即不
發臣必不休兵時尚遣諸王督諸軍太以谷

王漏師遁還廣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之
還惟遼王至遂留之天下勤王兵稍集始戰
猶有勝負及兵逼淮泗勢不可支朝廷謫太
子澄官求解兵李景隆書于燕謂齊黃屏竄
可息兵歸藩不聽曰此緩我也進兵益急尋
復召太未及還金川門開建文君遜去太追
至廣德州欲往他郡起兵與復竟被執見
文皇抗辭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
永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後赦還今子孫猶

存故居爲舖舍人稱爲尚書舖云

仁宗時太等宗親得放歸給産且戒天下無得以奸黨相告訐嘉靖中知縣謝廷蒨爲祠祀之

兵部尚書鐵鉉

鐵鉉河南鄧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嘉之賜字鼎石是時朝政威神群臣奔走奉職救過不贍鉉獨以材能稱 上任使法

司有疑讞必以屬鉉有訴藩府人違法狀者下法司鞫治數日未成獄更命鉉鞫之片時獄成由是益愛重之未幾擢山東左叅政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隆將諸道兵馬數十萬禦北師駐德州鉉督軍餉飛輓芻粟水陸並進未嘗缺乏既以景隆軍敗南奔鉉與叅幕高巍相遇于臨邑協謀定計收潰卒保濟南城北師至圍城數匝百計亟攻屹不可破鉉每出不意襲擊敵兵城攻壞者隨輒繕完初

以藍布為大幔界灰紋其上如甃石狀張布于外襯之以席并力潛築北師遥望驚以為神遂不敢逼又隄水灌城城中人恐鉉曰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復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

文皇大喜下令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候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乃遣人請入撫諭

文皇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比入門。門内群呼千歲。鐵板亟下。傷文皇馬首

文皇棄馬。乘他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斷橋。橋不可動。乃得過橋。仍合兵圍城。鉉令軍士噪罵。北兵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去。有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皆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多。郭布政

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諸
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
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部署號召
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
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
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
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
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
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

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北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城下北兵敗大將張玉戰沒事聞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賜金幣誥命封三代如其官鉉入謝京師賜宴餽粟肉尋進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壬午四月北師至宿州鉉監督諸將奮擊大破之于

小河斬驍將王眞。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還諸將力陳楚漢成敗以諫于是決
計南向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
自裁及
文皇卽位鉉猶擁殘兵駐淮南規圖興復而大
勢已去比購得鉉至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
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
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
義士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詈

不絕聲時十月十七日年三十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毋薛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鞍轡局充匠尋皆戮死家屬發教坊司鉉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

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之皆適士人云

刑部尚書侯太

侯太順德南和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起太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壬

午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經畫苦心
嘗徹旦不寐
文皇即位太至高郵與其隸上高縣人茅卯仔
同執下錦衣獄太不屈死之弟敬祖子玘皆
論死籍其家

刑部尚書暴昭

暴昭山西人洪武時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
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上尋
設平燕布政司于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

事平安諸兵敗召還京及金川門失守出亡
被執至 御前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猶罵
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吏部侍郎毛太

毛太不知何許人建文元年爲左侍郎而張
紞爲尚書太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並中
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張紞死
太亦死或曰名太亨

戶部侍郎卓敬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生而頴悟絶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讀便棄去終亦不忘七歲與群兒嬉有異人見之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就學寳香山性至孝定省之禮不以道遠廢嘗夜歸值大風雨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行比及門縱之則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登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改元士尋又改爲源士又復爲給事中每上䟽切直無所顧忌或以太剛則折爲戒敬

謝曰敬以寒微荷天子厚恩擢置諫官居其位則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禍福豈所計哉時諸王在宮中服乘多僭敬乘間爲言嫡庶尊卑無辨此舛道也何以令天下太祖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耳益器重之因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藩來朝敬密奏大略謂燕王智慮絕人酷似先帝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及今徙燕封南昌羽翼既剪變無從生萬一有之亦

易控耳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帝覽奏大驚袖以入翼日召見榻前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言及此敬曰楊廣隋文不亦親乎建文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俄而靖難師起悔不用敬言

文皇即位敬以奸黨捕逮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以管仲魏徵事諷敬敬抗辭不聽先是姚廣孝每爲敬所輕嗤之切骨至是

進言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害衍人事有幾不可失也夫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底物耳使敬言若用陛下寧有今日哉乃命殺敬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辜神色自若經日面如生夷三族沒其家貲圖書數卷而已先是

文皇在藩邸雅聞敬名其死也尤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卓敬可謂不負其君者後侍

講劉球傳其事謂與夷齊當並不朽私謚之曰忠貞

戶部侍郎郭任

郭任鎭江丹徒人廉慎有吏才建文時官戶部侍郎主調兵食嘗上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今日儲材粟備軍實果何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爲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將坐困耳

文皇聞而惡之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之子純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嘉靖中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戶部侍郎盧迥 一作廻又作逌或曰盧拱

盧迥浙江仙居人建文三年爲戶部侍郎踈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迥狂既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師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禮部侍郎黃魁

黄魁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爲禮部侍郎與陳
迪黄觀共事古雅有文學習典禮迪觀皆敬
愛之靖難初二人死節魁亦不屈而死
禮部侍中掌尚寶司事黄觀
黄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初從父
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翰林黄冔冔死節于
元觀感奮以忠義自許洪武二十三年應貢
入太學發解京府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對禦
戎策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

之法爲言
高皇嘉之擢狀元授官翰林修撰復黃姓歷尚
寶司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屬定官制增
左右侍中員次尚書改觀爲禮部侍中與方
孝孺等日見親用
文皇索齊黃時觀草制極陳大義辭多指斥建
文四年北師渡淮觀奉詔徵兵上游率諸郡
入援奮不顧家且行且募至安慶聞金川門
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遂

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報至云
文皇知觀赴上游起兵命收其家觀妻翁氏并
二女給配象奴翁持釵釧併使出市酒殽遂
携二女投通濟門橋下死觀復痛哭至李陽
河聞建文君已遜位三日知事不可爲會有
朝使召觀觀給使者曰入賀新朝禮當預習
乃朝服東向再拜遂自投羅刹磯湍急處舟
人急鉤之僅得珠絲棕帽以獻命束芻象觀
帽之而剉于市復購其屍不獲疑有匿之者

乃籍其家并逮姻黨百餘人繫獄謫戍洪熙初悉原之觀故宅在學宮西今有司即其所立祠致祀

兵部侍郎邊昇

邊昇河南滎澤人洪武中以明經荐累官兵部侍郎有氣節文皇初渡江昇率兵拒之殊死戰被獲語不屈而死

兵部侍郎陳植

陳植廬江人元至正間舉河南鄉試洪武間爲吏部文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拒于江上麾下洶洶密議迎降植以大義責之誓死固守都督金某遂殺植率衆倒戈自陳邀賞

文皇立誅之因奬植具棺斂遣兵護喪葬于白石山麓植宗人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兵部侍郎徐屋

徐垕字宗實浙江黃岩人洪武中應聘赴闕
高皇嘉其通達治體授風紀官宗實以草茅愚
孱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子依之
多所造就召見奬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
判擢兵部右侍郎疏請移整風俗罷去不急
振舉廢墜裁定賦稅撫安農業開政教之路
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等事皆切時要北
師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
文皇即位垕家覆没于京師垕遁去義槩侃然

杜門終老

刑部左侍郎張昺

張昺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君初即位諸大臣言藩王周齊湘代岷谷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之乃以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至則伺燕府動靜知

成廟必起兵遂集在城七衛屯兵部署九門防

守飛章奏聞先是昺以司吏李友直幹敏引
寄腹心友直輒先事泄昺謀并竊竊其章以
獻燕府
文皇乃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言王無恙昺不信
張玉朱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曰昺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
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
文皇盡縛置庭中召昺貴入與械去昺以爲

文皇窘不得已故也防守遂擗二人入端禮門
門內伏兵起千戶譚淵遂縛二人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迫耳昺不
服死之壬午六月
文皇即位族昺家近戚程亨輩皆生焚之疎屬
及里人並戍邊有一子得避脫不知所終
文皇屢夢昺被髮爲厲命斲昺棺焚其屍面色
如生洪熙初詔昺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
縱之歸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之

刑部侍郎胡子昭一作子韶字伯尚

胡子昭字仲常四川大足人富經術性方介方孝孺爲漢中教授子昭往從學蜀獻王賦詩贈之後以明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歷陞刑部左侍郎

文皇即位被逮死之臨刑有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給緝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御史大夫練子寧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子寧少英敏不凡從鄉長者竹庄先生遊命賦水竹村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與金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舉于鄉明年登會試廷對極言朝廷近日

用人徇名而不求實以小善驟進以小過輒
戮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甚剴切
不顧忌諱
高皇嘉之親擢第二授翰林編修子寧益以名
節自砥礪由是聲望蔚然中外咸以文學行
誼稱之尋丁母憂杜門屏迹乃行喪禮服闋
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改元
調吏部左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巳任多所建
白改御史大夫特見信用北師起子寧與卓

敬等畫策防禦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姦邪懷
異志賣國喪師及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
之曰景隆以功臣子兼至戚爲上公奉命出
師朝廷何負于汝汝乃敢謀叛奸邪不忠請
速誅之不聽憤激大呼曰賣陛下者必此賊
臣備員執法不能摧奸請先伏誅建文君不
懌遂罷朝靖難兵既渡淮中外震恐靖江王
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
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

事者怒詬兩人子寧從傍沮之曰禍難日迫我輩謀國之臣寔尸其咎事已至此尚不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

文皇即位臨安指揮劉傑縛子寧至李景隆以前憾請誅之及責問子寧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逮官中朝恒爲鄉人所持心懷憂

懼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方孝孺嘗稱子寧多學而文後同知王佐緝其遺文序而名之曰金川玉屑正德中提學副使李夢陽始命有司梓之立祠祀其父子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劃淦之半分設峽江練氏故居三洲寔隸峽峽人請祀子寧淦人與之爭至爲書讓峽峽不爲變知府錢琦議兩祀之萬曆改元

詔卹錄諸臣苗裔先是子寧妾秦氏有身生子
戍所名曰善慶洪熈初放還後僅僅有存者
知縣黃尚質索得一人匿他氏家復其姓俾
主祀事
御史大夫景清
景清本耿姓報籍訛爲景陝西眞寧人倜儻
尚大節洪武中領鄉薦遊太學同舍生有秘
書清求觀不與固請約明旦卽還生旦往索
清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嘗假書于汝生忿訟

于祭酒清卽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素所業書及問卽背誦徹卷生無以對祭酒叱生退清出卽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戲耳初清赴舉時道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道所以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歸粘于戶妖自是遂絕甲戌試禮部爲第三人錄詩書二經對大廷賜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改監察御史

丁丑春召見嘉其材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建文初進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皆死而清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

文皇夜夢緋衣人挾刃圖不軌占者又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

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衣緋命收之得匕首于清懷中詰責之曰欲爲故主報仇直立嫚罵不屈命抉其齒舌且抉且罵頃之近前若有

所啓則含血直噀御袍乃命醢其肉以草實皮械繫長安門是夕精英迭見晨　駕過清所忽索自斷屍前二三步若欲犯駕狀乃藏之庫中已而

文皇晝寢夢清仗劍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爲厲邪命夷其族籍其鄉轉相攀死謂之瓜藤抄村里爲墟

副都御史茅大方一作芳

茅大方揚州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

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年復
獻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
朝
高皇召對恱之擢秦府長史出制詞褒美勉以
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大方感激在王左
右諫諍彌縫得大臣體自揭其堂曰希董以
彰
聖訓且著其志方孝孺爲記稱其志意
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于正誼明
道之旨建文中累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師起

憤國命日蹙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淮燕消息
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
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
勛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長
歌慷慨激烈聞者壯之
文皇卽位被執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
日死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希董集五卷
行于世
副都御史陳性善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臚唱過御前

高廟見其容止凝重屬目久之曰性善君子人也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

上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出書于石室中從鐸詣闕上之召善楷書者入便殿繙錄性善與焉時

上威嚴進見者人人惴恐或惶汗不成一字性

善動止安雅書法妍正

上嘉悅賜以酒久之晉禮部左侍郎皇太孫時熟聞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權奸所尼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建文帝爲之動容北師南下改性善副都御史監軍戰靈壁敗

續性善與大理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
指揮王資皆被執旋縱遣之性善愧忿衣朝
服躍馬入于河以死
文皇即位追戮之家徙邊後赦還
僉都御史司中
司中未詳何許人洪武二十九年以監察御
史署都察院三十年擢左僉都御史靖難時
以黨論死
巡撫都御史黃清

黃清未詳何許人相傳建文時巡撫其地
文皇即位詔至清立拒之其下皆用命欲興兵
力寡被擒論死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黃子澄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歐陽
貞易周與學書梁寅春秋博學負盛名游鄉
校同舍避席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舉京
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廷對擢第三授
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

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多不遜服一日太孫
御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
何以制之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
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
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
理異也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旣即
位命子澄兼翰林院學士與齊太同倚任會
周齊湘代岷相繼煽動建文君朝罷謂子澄
日先生憶昔者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應

曰不敢忘也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
太欲先燕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也取周先
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入白之遂遣曹國公
李景隆以兵圍河南追周王橚至京師遷之
雲南徙代王桂于邊湘王柏聞討狼狽自焚
死執齊王榑囚之降岷王楩爲庶人且据摭
燕事加誚讓燕朝廷以爲子澄功褒賞之燕
于是上書救周罪子澄奏請連坐決意致討
時燕邸以世子兩郡王俱在京奏稱病篤以

三子請太欲收之子澄曰不可若爾則彼先
發有名且得爲備不如遣之示坦懷無疑也
尋悔追之不及己卯三月命都督宋忠等北
征約北平都指揮謝貴先發七月貴謀泄見
殺北師遂起移檄天下言帝崇信奸回離間
骨肉遵　祖訓奉天征討罪人既得則法周
公以輔成王首以誅齊太黃子澄爲名師破
雄縣懷來遣長興侯耿炳文帥兵禦之相繼
敗績建文君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之常事

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矣詔以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才子澄亦薦之帝寵信特深甫行餞之江滸賜犀玉帶諸將各一賞賚無筭子澄授以方略景隆係違而已子澄始甚憂之未幾景隆累戰皆大敗棄其師遁召還又赦不誅子澄痛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度意在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

社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且哭且數
其罪請誅之皆不聽已而江淮諸將繼踵敗
衂子澄拊膺號泣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
死不足贖誤國之罪乃賦一詩以志痛曰仗
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
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
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劒憑誰借哭向蒼
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北師日迫廷議謫子澄
及齊太于遠方且密使募兵而以寬齊黃使

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平安吳傑盛庸師還
即已建文君爲遣少卿薛嵒請罷兵
文皇又不許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屏子
澄以快敵人爲失計始急召子澄還未至潭
王與李景隆已開門迎謁
文皇即位子澄遠至責問不服族誅姻黨戍邊
者四百餘人同時被戮諸臣俱號齊黄奸黨
楬諭天下一子走易姓爲田遇赦復姓家湖

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表州祀

子澄鄉賢祠

大理寺左少卿胡閏 附女郡奴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少與吳存何英徐

素爲同志友講業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

相砥礪

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見祠壁題竹詩幽人無

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

問祠中人曰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陰

記其姓名以去後應辟至
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都事進
經歷建文時以直諒選爲右補闕累進大理
寺少卿靖難兵起與齊黃輩日夜密謀設法
防禦遜國後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閭及高翔
數入者衰絰至哭聲徹殿廬
上召閭先入諭令更服閭曰死即死耳不可更
上以族誅恐之閭不屈命力士以金爪擊其齒
齒盡聲不絕

上怒縊之死以石灰灰水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功坊即日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戍邊宗族夷滅謫戍者甚衆女郡奴時四歲其母汪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猫卧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汙面禿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乞丐歸鄱陽貧無所

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猶貞姑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萬曆二十年鄱陽守楊際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郡奴于其父閏祠

太常寺少卿廖昇

廖昇湖廣襄陽人未詳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董友善洪武二十九年由左軍都督府斷事擢太常少卿建文初修

高皇實錄昇與爲纂修官昇博雅有才朗達負
氣靖難兵渡江忠誠伯等自龍潭敗還昇聞
之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經死都御史陳瑛奏
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脩王艮顏伯瑋等皆
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討其存心與叛逆等並
宜追戮以儆奸朋
詔勿問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毋方氏孝孺之

姑也原質于孝孺爲外兄而問學得之方門
爲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
歷太常寺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靖難後召
見不屈死之弟原朴論死族其家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高遜志
高遜志字士敏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
好學問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
爲鄭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爲翰
林院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爲太常寺

少卿兼學士與董倫同爲會試考官靖難後
遂遯去不知所之
大理寺丞鄒瑾一作公瑾
鄒瑾江西吉安永豐人洪武中嘗官蜀之重
慶後薄游巴渝間與金華王紳相遇于渝紳
甚稱其志大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可嘉與俱
至成都成都士皆願交焉尋以薦至京建文
中爲大理寺丞靖難師入都城瑾自殺詔夷
瑾族或曰瑾不屈見戮

大理寺丞劉端王高

劉端王高皆江西南昌人同建文二年進士同以刑科給事中遷大理丞靖難後坐縱方孝孺息樹陰皆劓鼻死或曰高爲刑部郎中

大理寺左寺丞彭與明一作民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由貢入太學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初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北師

起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壁會何福戰敗與與明被執

文皇縱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冕棄官變姓名遁去越數年來歸窮餓憔悴殆不可識詢其故飲泣不言明日竟遁至死不復返不知所終

春坊大學士林右

林右字公輔浙之臨海人丁元亂不仕洪武

初爲中書舍人與希直原采爲莫逆交嘗奉
璽書行邊有戡定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
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歸靖難師
起聞希直族誅爲位哭于家永樂戊子島夷
訌海上台被其毒監司聞右才請爲閭里計
右不得辭勉起視兵督郡子弟剿平之
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然
猶爲溫語相慰勞冀加錄用也右對云罪人
逃死已久籍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

上大怒命曳出劓之竟死後數十年葉恥齋銓次其遺文鄉人陳龍山復爲之傳右節始著令祀鄉賢祠

左拾遺戴德彝

戴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

高皇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

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盡以古人自期德彝感憤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闕直聲震于朝改監察御史益善其職建文中改左拾遺北師南迫與齊黃等日夕謀畫防禦文皇即位逮至責問不屈死之

翰林院侍讀樓璉

樓璉字士連浙江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宣寧仁壽主簿陞藍田知縣

擢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君嗣位屢下詔
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官至侍讀
靖難兵入京
文皇命方孝孺草詔孝孺不屈戮死復改命璉
及王景璉入見孝孺受極刑惶怖受命歸而
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
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汝輩耳逡巡一夕間
自經死

翰林修撰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黄岩人篤志力學雅尚風節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大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叔英固辭還鄉素善孝孺相與道義切劘名籍甚二十年部使者荐爲仙居學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建文初孝孺欲復井田叔英移書力阻之其略曰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

可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援古証今鑿鑿可行又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固

自然之勢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
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識者知
爲經濟遠略建文君嘉納之與方孝孺日見
信用北兵至淮上游兵逼江干建文君遣使
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建文君遜
位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太貳心矣急擒太
至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太且圖後舉已而
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絶命詞藏裾間自
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穹壤間忠

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
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
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
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
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
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
然庶無慚于後世陳瑛簿錄其家妻金巳自
經二女赴井死初叔英將死移書天台道士
盛希年葬我祠山麓希年卒收葬之墓在州

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士奇本叔英薦起也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官立祠祀之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淡婁上叔英著有靜學集

翰林編修王艮

王艮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舉禮部廷對策最優以貌不揚

易胡靖第一艮次之又次李貫並授翰林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聞靖難師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即訣妻子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迨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爲艮鄉人寓舍連楹皆踰垣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别去時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仗節大是佳事溥曰不然

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墻聞靖呼曰外鬧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舍哭聲動已伏鴆死矣靖縉與李貫皆迎附永樂初出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餘通命貫與縉等編閱留軍馬田粮數盡焚諸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
文皇曰爾以是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

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人

翰林編修程濟

程濟陜西朝邑人有奇術洪武末以明經舉爲四川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

至京將殺濟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幸寬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難兵戰于徐州大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椎脫處得免濟纍之祭蓋禳之也淮上諸將敗建文君召濟還京

初濟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旣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竟死之、濟遁去、莫知所終、或云建文君急召濟入問訃。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君至南京。人尚有識濟者。指之曰、程編修。已而蹤跡

遂絶

翰林院編修陳忠

陳忠字思中浙江鄞縣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人官翰林編修素有志操以道義自持靖難兵入金川門忠不屈死之

衡府紀善翰林纂修官周是脩

周是脩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元季兵亂奉母避難苦行力學洪武中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

高皇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高皇喜擢周府奉祠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
還陞紀善建文初王以過行聞盡逮府吏詔
獄是脩以嘗諫諍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
建文君弟也當是時尚未之國是脩留京預
修纂翰林好荐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
北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
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爲動北兵
渡江宮中自焚是脩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

具衣冠爲賛繫衣帶上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于廡下自經死年四十九是修外和內剛志操卓犖自負非其義一毫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爲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爲死生累故行無不果乃輯今昔全貞死節聞見所及史籍所遺者爲觀感錄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所著有詩小序詩譜集義論語類篇廣衍太極圖綱常

懿範邇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等書初是脩
與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
死義後無一如約者是脩獨身踐之豈非卓
然特立者歟是脩既死陳瑛言其不順天命
請加追戮
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後楊士
奇爲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我亦同死誰爲
爾父作傳耶聞者以爲笑萬曆中修撰焦竑
言于督學御史饒位即是脩死所立祠祀之

都給事中龔大

龔大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毋傅躬教之居闤闠間能屏去紛華勵志讀書日記數千言長自刻勵造詣深邃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奉旨閱齊王府衛兵伍綜畫周密衆始危之而後服之吏部策試第一除戸科試給事中建文時遷都給事中北兵渡江有旨令大巡城大與其妻訣曰國事至此不可爲矣卽城且陷我自分必死爾第携幼

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宫中火起太馳赴

爲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好籍得釋太自投城以死年

三十六妻負其遺骸歸葬鄉里

給事中黃鉞 附楊福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

藏書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即借觀之

或竟日不歸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

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

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托市鹽酪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爲恨楊潑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荅曰苦無書讀過目不能忘也潑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即從潑入舟至其舍與

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潑怪其頻舉所借
書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潑大喜曰吾插架書
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
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
併辟福賢良潑悉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
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手
好學盡以藏書奉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爲人
知貽累我家錢徐曰第毋患當爲公説尹罷
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即尹有問子但

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
鉞與福同筆研數載知福爲深福才能問學
並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卽行不
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
而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
年舉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建文中
以外艱歸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
不靖蘇常鎭京師之左輔也君吳人朝廷近

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于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待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于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

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即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鷄具饌鉞曰豈有居喪而殺鷄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

勤王以書招鉞鉞以親喪在殯請營葬畢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狀急收之善匿下許百戶性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遂絶食閉目三四日每求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善欵服已得宥鉞復瞪目曰吾知善爲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已而七月十一日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

橋西尚再拜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縱横郡邑中且訛言併録鉞家親族悉驚伏友人楊福獨具棺衾晝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雨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

轟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狐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給事中陳繼之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言江南僧道多腴田請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兵起繼之建白多肆指斥

文皇即位捕繼之責問不屈磔于市夷三族父秀母黃年垂七十謫戍甘肅道死子徵仔四

歲隨母姚給配弟余朔等悉戍邊

給事中韓永

韓永陜西西安人不知所自起建文時爲戸科給事中豐榦美鬚音吐宏朗毎慷慨論兵事建文君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欲復其官歎曰吾王蠋耳何以官爲不屈死之

監察御史甘霖

甘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仕爲監察御史剛正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抗

言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監察御史高翔

高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爲監察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上多納之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文皇素聞翔名卽位後召翔將大用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乃命殺之没産夷族諸給高氏産者皆加稅曰令世世駡翔也親

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
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湖廣道御史謝昇
謝昇徐州沛縣人建文時爲湖廣道御史練
兵給餉夙夜効力靖難後不屈死之父旺子
咬見謫戍金齒
監察御史丁志方
丁志方山東聊城人洪武乙丑進士由吳橋
知縣擢監察御史靖難兵逼京城謂妻韓曰

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其携幼子潛
歸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
子賢甫十歲隱處易姓爲麗孫毅中成化丁
酉鄉試始復其姓

監察御史曾鳳韶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登進士建文中
爲監察御史會藩王來朝從御道馳入且不
拜鳳韶侍班抗章劾之言殿上宜展君臣之
禮官中乃叙叔姪之倫今桀傲不恭亂朝廷

法制非

太祖意建文君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朝議遣使持詔諭解兵群臣無敢行者獨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鳳韶取竹通節入詔鼓風達之不報而還靖難後以原官召之不至尋加侍郎召亦不至乃刺血書憤詞于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

子公壁曰我死勿易衣衾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魏冕一作公冕

魏冕江西吉安永豐人建文時爲監察御史勁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迎納者冕與大理寺丞鄒瑾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會輟朝二人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明日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毅然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

亦所不用柰何徒自壞也靖難後晃自殺詔
夷其族

監察御史董鏞 一作庸

董鏞不知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爲
監察御史諸御史中有氣節効忠本朝者時
時會鏞所誓不負此心將校懷二心不力戰
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詈鏞逆黨
論死家徙戍邊

山東道御史王度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肆力學問通經史能文章爲鄉里師洪武中以明經儒士薦起家爲山東道監察御史糾繩得大體不避權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建文初北兵起度與齊黃等調兵食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及徵景隆還不誅反用事忌庸併讒度度稍疎斥靖難兵南下益急度請募兵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

誓死社稷京師事定坐黨謫戍賀縣千戶所
以出語不遜論死夷其族
監察御史葉希賢
葉希賢浙江松陽人舉賢良方正爲監察御
史侃侃自負建文中累疏言兵事又嘗劾耿
李二大將失律當誅靖難後坐黨論死或曰
希賢同梁田玉出亡爲僧或曰卽雪菴和尚
云
監察御史王玭

王玭蘇州人爲監察御史永樂初匿革除奸黨子孫坐黨論死

監察御史韓郁

韓郁未詳何許人爲監察御史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貴則

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監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故

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自廢湘王
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
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
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
而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
軍興輒乏將不効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
辜赤子困于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
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
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

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
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至愚感恩
至厚不敢不言幸少垂洞鑒興滅繼絶釋代
王之囚植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
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封書勸燕罷兵守藩
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
親宗社幸甚不聽
文皇即位郁遁去不知所終
監察御史王彬

王彬字文質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起家爲御史巡江淮治揚州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彬禮弟崇厚賂力士毋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舁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

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降正德中

揚州祀彬名宦

監察御史鄭公智

鄭公智字叔貞浙江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

詞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

史論詞藝公智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説

之建文初從孝孺至京舉賢良爲監察御史

吏事精敏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郎中梁田玉

梁田玉浙江定海人建文時官至郎中靖難兵入金川門田玉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遁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嘍嘍有聲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得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字多斷滅不可讀錄其可讀者九人惟田玉及郭良何申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人僅數言而葉御史不可考或曰爲葉希賢即雪菴和尚也其九人詔憐其忠又得之異

各賛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録

戸部主事巨敬

巨敬陜西平涼人初爲監察御史抗直敢言建文中改戸部主事清慎有聲靖難後被逮不屈磔死夷其族

兵部主事樊士信

樊士信湖廣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中以兵部主事守淮河北兵南下士信禦之力不能支遂死之靖難後夷其族

刑部主事徐子權

徐子權江西新淦人令分屬峽江洪武乙丑進士為刑部主事靖難師至聞練子寧死慟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遂自經死

參軍斷事高巍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痼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疏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有司舉孝行詔旌

其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
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
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　上旨當罪以
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建文初上疏陳情乞
放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應詔辟
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借漢爲喻略曰昔漢
高帝提三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
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

疾賈誼所謂股大于腰指幾于股者也賴文帝寬厚含忍容之尚不免尺布斗粟之謡景帝之寛厚既已弗類孝文又輔以晁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向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公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關陝百二山河昔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民悍勇西鄰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

地產良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残元藉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兖寧遼谷代慶肅之屬以次

星列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谷府
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隳紀綱削之
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
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内之
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眞裁制
諸侯之長策也其在于今盍亦師其意勿行
晁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

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兖吳楚湘潭齊
兖吳楚湘潭分王于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
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
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如河間
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
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犯而不改者當合親
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
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
惟皇上覽察焉建文君奇其才會靖難兵起

命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叅贊軍務魏復請
使燕曉以禍福感以親親之誼令其休兵歸
藩以代朝廷數十萬之師遂遣往魏自稱國
朝處士臣某再拜上書燕國大王殿下魏聞
世之所謂大丈夫者蓋以其爲國家排難解
紛上足以安宗社下足以安黎庶而無一毫
徼利干譽之心焉爾魏樗櫟之材遨遊山野
經史自娛内有飽煖之樂外無擾奪之虞沐
浴皇朝之恩厚且深矣魏雖無丈夫之才而

有丈夫之志慕魯仲連之爲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頃我

太祖高皇帝上賓聖天子遵遺制嗣大寶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莫不感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智籌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爲逞纖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爲哉巍有一策解隙以

和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
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巍所以置
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
盖夙許
太祖以稽首結草之報豈乞有求哉昔周公遭
流言居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
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大
王寧不比隆于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欲遠邇
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

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旦奸雄豪傑鳩集亡賴因時乘隙率衆突起而横擊之萬一有失大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

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
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
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乎魏
毋念大王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
洒泣流涕也若大王信魏言上表謝罪按甲
休兵朝廷寛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捨千乘
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
爲僥倖不可成之悖事魏不知孰優也況大

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已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幸而事成固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倘有蹉跌于斯時也追復懔欵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書達不報巍又復上書假周公引詩書反復數千言末云今大王論親最長論行最賢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亦如周公有碩膚之遜無驕悖之形內輔朝

廷外屏夷狄則周公不得專美于前矣惟我
高皇聖同文王
高后慈同后妃今大王才美同周公輔我天子
守成同成王我朝基業同周室豈不盛哉巍
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久蒙
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孝行巍
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巍至
願也如果賜死獲見
太祖在天之靈巍亦有以藉口矣書再上不報

已而南軍大敗巍從景隆收潰卒退保德州
尋復集衆戰白溝河大敗巍于是南奔道遇
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矢効死遂趨濟南
守城拒退北兵巍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
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
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
僉憲高公之糾謾大叅宋公之周旋掠陣張
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
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群策屈

原缺